



THE THINKING MACHINE
MYSTERY AND DETECTION WITH
PROFESSOR VAN DUSEN

思考机器

范杜森教授经典探案全集

(上)

(美) 范·范·范 著 范·范·范 译

20世纪最经典的短篇推理小说
美国心证推理之父百年巨献
重现逻辑推理与物证推理的巅峰对决

珍藏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初遇科学家	1
天才教授范杜森登场	5
更衣室奇案	8
逃出十三号牢房	19
一条绳索	50
红玫瑰命案	63
死神何在	77
妒忌心	98
画室疑案	114
断手镯的秘密	137
歌剧院杀人事件	153
百万美元藏哪里	166
三张明信片	174
红线疑案	184
金匕首命案	213
中断了的无线电报	237
遗失的镞	252
名画失窃记	268
幽灵汽车	279
废屋奇案	293
闹鬼的锣声	307
汽艇上的遗体	334
寒鸦女郎	348
科学杀人法	366
十字记号签名	381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390
救生艇惨案	405
罗斯顿国家银行盗窃案	420
失踪的巨款	445

初遇科学家

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的头衔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等等。他的头衔还不只这些，我很荣幸能够与他相识。我们是因为一件诡异、危险的事件而结识的，事实上，他救了我的命，从死神的手中把我抢了回来，让我得以从耸人听闻的生死迷局中脱困。因此，我有幸目睹了他那非凡的、敏锐的、冷静的头脑是如何思维，如何让他成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但后来，我听说范杜森教授还有名副其实的雅号——“思考机器”。

那天，在日耳曼酒店用完餐之后，我从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来到波士顿的公园绿地散步。皓月当空，冷风刺骨，这就是波士顿冬季的晚上。晚上八点钟之后，我沿着众多小道中的一条，慢慢地接近公园绿地中心的灯塔山，突然，我感到胸部一阵剧痛，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喉咙像是被狠狠地卡住。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冷汗涔涔，濒临死亡的恐惧感吞噬着我的神经。我的身子弯了下去，指间的雪茄脱手落地，我拼命抓住一个公共座椅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附近什么人都没有，我刚想大声呼救，眼前突然一黑，倒在了地上。在失去意识前，我依稀感觉到有人朝我跑过来，耳边还听到有人在焦急地喊着：“天啊！”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醒过来时，正躺在一张床上，那是一个陌生的房间。我支撑起虚弱的身体，模糊的视力打量了一下屋子，一旁高高挂起的一组发光的物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亮光的组合方式看起来有些幼稚，七八个凑在一块儿，发出耀眼的光。我好一会儿才辨认出，其实那是实验室里各种工具的金属零件在光照下反射出来的光点。我依然浑身无力，虚弱地躺在床上，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还有些耳鸣，后来我听见有人朝我走了过来，接着，那人弯下腰来俯视着我的脸。

那是个男人，不过这么古怪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拥有一头异常浓密的黄色头发，高高的额头宽大无比，脸有些窄小，上面布满了皱纹，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样子——这不就是张老顽童的脸嘛——透过厚厚的镜片，我看到他那双像湖水一般蓝得清澈的眼睛总爱斜视

着，薄薄的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就像把医用的手术刀，仅是在嘴角处略有下垂。我开始还以为那是我的幻觉，是我紊乱的大脑想象出来的，不过慢慢地，当我的视力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后，那只搭在我脉搏上的修长的手指也让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幻觉。

“你现在感觉如何？”那人张开薄嘴唇问道，他的话似乎很少，语气也显得很生硬，还带着挑衅的意味，刺耳的嗓音就像粗锉刀发出的声音一样难听。此外，他是用斜眼盯着我的脸看的，目光中带着令人很不舒服的穿透力。我想回答他的问话，但舌头却不听使唤。他又凝视了我片刻，然后那人——思考机器——转身离开了，留下一股糟糕的饭菜味道。接着我又昏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我又感觉到那只手搭在了我的脉搏上，思考机器又开始盯住了我的脸。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头脑也变得清醒多了，心跳恢复了正常。随后，我很快知道范杜森教授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被冠以思考机器的头衔了。我目睹了他运用缜密、可靠的逻辑思维，把一堆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线索串联起来解决难题的全过程。

我记得当时的我毫无精神、神志不清，意识还有些模糊，但我也可能曾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了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除了知道自己晕倒之外，其他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思考机器非但没有问我话，反而告知了许多我所不了解的细节，以及许多与我有关的隐私，这些事情原本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可以这么说，我陷入了一个玄妙的困境之中，而他却帮助我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他那瘦小、奇特的身躯坐在摆放在实验室中间的沙发上，头舒适地靠在沙发椅背上——噢，这个硕大的脑袋！——眼睛望着天花板，十指来回相互碰触着指尖。他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好像天花板上写着我的问题，问题有了答案之后，就会被擦掉似的。“你以前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吗？”他突然问道。“从来没有。”我答道，“为什么这样问？”“你被人下了毒。”他说，“那是种具有腐蚀性的毒剂，不是汞，就是氯化汞。你昏得不轻，不过你会好起来的……”“下毒！”我吓坏了，大喊起来，“是谁给我下的毒？为

什么？”“是你给自己下的毒。”他烦躁地说，“是你自己的粗心大意造成的。”十个人中有九个不会把毒药当糖豆吃，而你就是剩下的那个。”“但是我怎么可能给自己下毒？”我反驳说，“我根本就没碰过毒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毒药了。”“我知道。”他说，“大概一年前你有碰过毒药，氯化汞是很危险的药剂。”

他的话把我给激怒了，这个家伙实在太目中无人了，这使得我暴怒起来，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如果我是中了毒，”我怒不可遏地说，“那也一定是别人给我的，决不是我的过错，有人要……”

“就是你自己中的毒，”思考机器又开始不耐烦起来，“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孩子。”“你怎么会这么肯定是我给自己下的毒，你是怎么知道我曾经接触过毒药？你又是怎么知道那是在一年前？”

思考机器冷冷地盯着我，没过多久，他又望向天花板了。

“我当然知道这些了，”他说，“就跟我知道你的姓名、住址和职业一样，因为我发现了放在你口袋里的名片。而且你身上还带着几支雪茄，由此我还知道了你一定有吸烟的习惯。我也知道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今年冬天第一次穿上。我知道几个月前你和妻子离了婚，房子归你，不过你的房子里在闹虫灾。我还知道所有事情。只需要运用逻辑思维，想要知道这些并不难。”我头昏眼花，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茫然地问道。

“现在的人都不爱动脑子，”科学家说，“除非把事情给他们记下来，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正好是个医生，碰巧遇到你晕倒在地，就走过去看看。我最初以为你是心脏病发作，不过很快从你的脉象上我了解到并非如此；而且你也不是中风，中风的话你不会晕倒；也没有人向你开枪，在你身上没有发现伤口，所以我怀疑你是中了毒。后来我又帮你诊断了一下，这证实了我的判断，从症状来看，你中的毒应该是汞的氯化物。我只好把你抱进一辆马车，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来了。因为你没有死，所以我知道你的身体只吸收了微量的毒素，这个剂量的毒素会使人立即发作，但不足以致命；这也说明了并没有人要毒杀你。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知道——请注意，

我不是猜测，而是知道——你中毒的事件只是个偶然。那么，这样的偶然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很自然就想到那些毒药很有可能是由口而入的。我查看了你的口袋，在那里发现能让你放入嘴里的只有雪茄。雪茄上有没有毒？化验结果指出雪茄上的确是有毒的，你身上所携带的所有雪茄上都有毒。是有人预谋杀害你吗？当然不是，毒药的剂量不足以致命。有也可能是打算通过所有雪茄上的毒素剂量来杀死你，当然，也可能不是。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突然斜着眼睛瞪着我，气势汹汹。我点点头，想了想，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也许你的口袋里装有氯化汞，但我并没有找到，也许是你曾在口袋里装过那种东西吧。我又搜了搜你的外衣口袋，在里面发现了雪茄，因此拿雪茄去做了化验。最终让我发现你的口袋里确实曾经放过氯化汞粉末或者晶体。或许是因为装着氯化汞的包装破损了吧，极少量的毒素被留在了你的口袋里。

“这样的话，所有的疑问就都有了解答，比如说，你的雪茄上为什么会有毒，毒药又为什么会在你口袋的缝隙中，还有就是你为什么突然休克了。简单地说，事情的全部是这样的：你的口袋里曾经装过氯化汞。为什么会装那种东西？首先让人想到你有可能是为了消灭住处里的害虫；然后我又想到，如果你现在住的是租屋，不管结婚与否，自然会有管理人员来为你消灭害虫，而由你亲自处理害虫的事来看，说明你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的。所以，我断定你在家要做家务，从你自己要做家务来判断，那就说明你肯定已经结婚了，你买毒药肯定是为了消灭家里的害虫。

“在种种推理下，我自然就知道你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会做家务。接下来呢，在你的衣服上我发现了裁缝店的标签，标签上标记了你的姓名和衣服的定制日期——十五个月前。这是件冬装，如果在口袋里洒落了毒药后你还穿过它，那么你会昏倒的事情应该早就发生过了，但并非如此，所以我断定你是去年早春时候买的毒药，那正是个害虫泛滥的季节，因此我马上就判断出这件衣服肯定是今年冬天才第一次穿。还有一个线索让我确知今年冬天你是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就

是你的中毒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而且衣服上还残留着樟脑球的味道。你帽子里的系带皱巴巴的，你的怀表里面放了张年轻女人的照片，可你上个月的账单上显示，你近期正流连于各个俱乐部之中，那么毫无疑问，你离婚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叫道。

“逻辑、逻辑、逻辑！”科学家急躁地说，“你是一名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这里的奥秘，你当然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绝不是偶然，而是始终如此。”

天才教授范杜森登场

世界各地前来波士顿参加一年一度国际象棋锦标赛的二十五位国际象棋大师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

这些大师拥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非凡智力，但这个时候，有些人涨红了脸与其他人争吵着；有些人神情倨傲地站在一旁默不做声；还有些人将此事以一句“无聊”带过。这场争论是由世界闻名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奥古斯都·S F X 范杜森教授一句不经意的评论引起的。以前，他也曾因发表的言论而引起激烈的争执。

事实上，他在科学界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一次，他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违背常理的文章，被一所知名大学解除了哲学系主任的职务。后来该大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想请他回去，却被他拒绝了，只好改颁荣誉教师的职位给他。二十年间，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西班牙的教育及科学机构颁发了许多荣誉学位给他，并一致认为他是科学界中头脑最好的人。这些荣誉学位的简写在他名字后面连成一串长长的字母，涉及了六七个不同的科学领域，因此他性格高傲，脾气执拗，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那段令全世界国际象棋大师哗然的言论，是范杜森教授与另外三位知名人士谈话时说出来的。三位知名人士之一的查尔斯·艾尔伯特博士正巧是一位国际象棋爱好者。“国际象棋单纯得只需要运用脑部功能。”范杜森教授用他一贯不耐烦的口气说，“国际象棋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活动，可能这比解决抽象问题稍微困难一点儿，但一个人只需要

拥有一点点逻辑思维就能够玩好国际象棋了。逻辑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不是说大部分的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任何一个人只要掌握了逻辑思考的方法，就能击败所谓的世界国际象棋高手。这是必然的事，就像无论什么时候，二加二都一定等于四一样。我没玩过国际象棋，我从不浪费时间的事。但是只要给我几个小时来研究它的游戏规则，我就能击败任何一位以它为职业的棋手。那些头脑僵化、心胸狭窄的职业棋手，不可能是逻辑思考的对手。而我的头脑则大不相同，我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在逻辑的领域中自在地遨游。”

艾尔伯特博士不服气地摇摇头。

“不可能。”他断言道。

可是范杜森教授用这种口气惹恼别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尤其是对某些学有专长、在某些领域已经颇有名气的人。

“没有不可能的事，”范杜森教授严肃地说，“在理性的范围内，人类的头脑能让人类达到任何目的。所以上帝把理性留给了人类。”范杜森教授那种毫不妥协、充满挑衅的口吻，把艾尔伯特博士气得满脸通红。

“你知道怎么下国际象棋吗？知道它有多少种走法吗？”艾尔伯特博士问。

“不知道。”范杜森教授那种乖张的口气依旧不变，“我只知道需要将某些棋子向特定的方位移动，一直到对方的国王无法动弹为止，对吗？”

“没错，”艾尔伯特博士回答，“不过，我从未听过有人这样描述国际象棋比赛。”“既然如此，我敢再说一次，真正的逻辑学家能够击败任何国际象棋专家。”范杜森教授毫不客气地瞪着艾尔伯特博士说，“给我几个小时，让我研究一下各个棋子的走法，我就能在棋盘上击败你。”

“我不跟你下棋，”艾尔伯特博士说，“你说任何人——你说过，你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厉害的棋手。等你熟悉了比赛规则之后，你愿意跟世界上最厉害的棋手对赛一局吗？”“没问题，”范杜森教授说，“经验

告诉我，我总是需要亲自出手证明事情的真实，才能让人相信我的话。我不介意再证明一次。”

以上就是这场激烈争论的缘由。这些世界级国际象棋大师一致同意，接受范杜森教授的挑战，并安排好了，在世界锦标赛结束之后，由获得冠军的棋手跟范杜森教授对赛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与范杜森教授对弈的棋手也确定了，是曾六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俄国人柴可夫斯基。

锦标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著名的美国国际象棋高手希尔布里先生就来到范杜森教授的公寓，跟他切磋了一个早上。但是当希尔布里先生离开时，有人看到他神色很凄惶。当天下午，范杜森教授就要跟俄国冠军对赛了。当地的报纸大力渲染这一消息，数百位国际象棋迷拥入现场，旁观这场非同寻常的比赛。

范杜森教授走入会场时，人群发出一阵低沉的骚动声。

范杜森教授个子瘦小得像个小男孩，瘦削的双肩被巨大的头颅压得低垂。他头戴八号帽子，双眉又浓又直，像个房檐，帽子摘下来之后露出了一团杂乱的黄发，看起来有点古怪。他的脸庞窄小，没留胡子，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面色苍白得一眼就看得出是整天躲在实验室的学者。他的手指白皙细长，可以看出在他五十多年的科学家生涯中，大概从未做过任何粗活。

那个获得冠军的俄国人面带微笑地在棋桌前坐下，他根本就没把范杜森教授放在眼里，有点“陪他玩玩”的心态。棋界的其他高手聚拢到棋盘边，好奇地注视着两位对手。比赛开始了，范杜森教授以后卒开局。他毫不迟疑地移动棋子，到了第五手，俄国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到了第十手时，旁观的高手都兴奋起来，俄国人不得不认真起来；到了第十四手，范杜森教授将自己的城堡移到后四的位置。

“将军。”范杜森教授说。

俄国人考虑了很长时间，移动骑士去保护国王。范杜森教授注视着棋局，向后靠在椅背上，十指指尖轻轻敲打着，目光自棋盘移动到

了天花板。他不声不响地坐了十分钟之后平静地说：“十五手之后结束。”

观众们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些有经验的棋手忙着计算棋盘上的布局，想要找出范杜森教授这样宣称的根据。俄国人已经明白了，他面色苍白、表情茫然地靠到椅背上，没有显示出惊讶的神情，只是他的表情显示他还在挣扎。突然，他站起来，伸手握住范杜森教授纤细的手。

“你从未下过国际象棋？”俄国人问。

“没有。”范杜森教授回答。

“老天！你不是人，你的脑子——是机器——一部思考机器！”

“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范杜森教授唐突地说，仍是一贯不耐烦的冷淡口气，语调中也没有一丝得意。

记者韩钦森·哈契将国际象棋冠军对科学家的这句评论发表于报端。从此以后，天才教授奥古斯都·S F X 范杜森 Ph D , LL D , F R S , M D , M D S M D S 为牙科硕士的缩写。就被世人称为“思考机器”。

更衣室奇案

著名的女演员艾琳·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美国伊利诺伊州首府。演出，在演出的间隙进入更衣室休息，接着却在更衣室中神秘失踪了。于是，由她的失踪引发了一连串奇怪、难以理解的事件。

警察理不清头绪，于是找到了思考机器——奥古斯都·范杜森。这也是思考机器所遇到的第一个科学界以外的难题。记者韩钦森·哈契正极力劝说他协助警察一起调查。“但我是个科学家、逻辑学家，”思考机器抗议道，“我对破案一窍不通。”

“没人说这是一场刑事案件。只是这件事实在奇怪。”记者坚持道，“一个女人凭空消失了，而她的朋友就在她身边，可以听到她的声音，甚至看到她的人。警方根本就束手无策，搞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范杜森教授挥手示意记者坐下，自己也倚在大椅子的靠垫里。相对于宽大的靠垫，身材矮瘦的科学家看起来就像是孩童。

“从头开始。”他说。科学家的大脑袋靠在椅背上，蓝色眼睛斜斜往上望，细长的十指指尖相触。他准备好要听记者讲话了。

“花洛克小姐年约三十岁，非常漂亮。”记者开始说，“作为一位女演员，她不仅是在美国，在英国的名气也相当大。你可能在报章杂志上看过她……”

“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从不看报纸，”思考机器不客气地说，“继续说。”

“她未婚，据我们所知，她短期内也并无结婚的计划。”哈契说，然后抬头看了一眼科学家瘦削的脸庞，“就像每个舞台上的女明星一样，她也有崇拜者。可是这位小姐的私生活非常严谨，一点负面新闻也没有。我这么说是希望你知道她的生活作风和一般明星完全不同。“现在，我来讲讲她失踪时的情况。上个星期，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菲尔德剧院演出。星期六晚上是她最后一场演出，她饰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剧目《皆大欢喜》中罗瑟琳的角色。当晚剧场座无虚席。虽然她头有点痛，但她仍然坚持演完了前两幕剧。演完第二幕之后，她回到更衣室去休息。第三幕快要开始前，舞台监督到更衣室去叫她，她回答说马上就出来。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她的声音。

“罗瑟琳这个角色在第三幕开演六分钟之后才需要上场。可是当花洛克小姐该上场时，她却没有及时出现，舞台监督急急忙忙地跑到更衣室门外叫她，这一次却没人回答。舞台监督怕她可能昏倒或出了什么问题，就开门冲进去了。花洛克小姐却不在里面。大伙儿搜遍了整个后台，也没有她的踪影。舞台监督只好对观众宣布演出暂停，十或十五分钟之后，演出可能能够恢复。

“舞台幕布降下，大伙儿再次搜索后台。每个能藏人的角落都被仔细搜过了。后台的看门人威廉·梅根说他和一个警察站在门旁闲谈了二十多分钟，因此如果花洛克小姐走出门，他一定会看到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出去。另外舞台也可以从放大灯的地方离开，可

是也没有人看到花洛克小姐从那里离去。总之，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窗户呢？”思考机器问。

“舞台比外面的街道要低一层楼的高度，”哈契解释，“花洛克小姐更衣室里的窗户很小，而且装有铁栏杆。窗外是个通风道，一直向上延伸十英尺才到地面一层，开口处也用铁栅栏

盖住。另一个靠近舞台的窗口更小，而且也装上了铁栏杆。她出不去。如果她靠近任何一个窗口，也一定会被其他的演员或工作人员看到的。”

“舞台下面呢？”科学家问。

“也搜查过了，什么都没有，”记者说，“他们担心花洛克小姐可能一时神志不清，到地下室去游荡。下面是一个水泥地下室，整个都是空的。他们甚至连舞台上存放幕布的地方也找过了。”

接下来记者和思考机器都沉默了。思考机器活动着自己的手指，眼睛仍然往上望着。事实上，自从记者开始解释，科学家就没看他一眼。

“花洛克小姐失踪时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过了一会儿科学家开口问。

“穿的是男式紧身上衣和紧身裤，”记者说，“从第二幕开始直到剧终时，她都是穿那套戏服。”

“她的便装都还在更衣室中吗？”

“都在，就丢在她的一个大皮箱上。梳妆台上还有一包打开了的糖果，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她正在准备上场一样。”

“没有挣扎的痕迹？”

“没有。”

“没有血迹？”

“一丝也没有。”

“她的侍女呢？她有侍女吗？”

“有的，她的侍女名叫格特鲁德·曼宁，在第一幕演完后就回家去了。好像是突然生病了，告假回家。”

思考机器用他的斜眼瞪着记者说：“生病？什么病？”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记者回答。

“那个侍女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发现花洛克小姐失踪后，大家都紧张得忘记那个侍女了。”

“桌子上摆放的是什么样的糖果？”

“我也不知道。”

“糖果在哪里买的？”记者只能耸耸肩，这又是个他没注意的问题。

思考机器连珠炮般地问出这些问题，同时严厉地瞪着记者。记者感到不安，局促地扭动着。

“那些糖果现在在哪里？”科学家再问。

哈契再次耸耸肩。

“花洛克小姐的体重是多少？”记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概念，他至少见过花洛克小姐五六次了。“在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磅之间。”他猜测。

“剧团里有催眠师吗？”

“我不知道。”哈契不知道，于是老实地回答。

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感到十分恼火。“这真是可笑，哈契先生，”他告诫记者说，“你来我这里求教，却没事先把该知道的事弄清楚。如果你有些必要的信息，或许我还能帮上你的忙，现在……”

记者也恼火起来。在记者圈中，他也是以观察力敏锐、头脑灵活著称的。他对思考机器说话的语气、态度不满，他觉得思考机器问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我不明白，”他开始反驳，“你是认为有人会在糖果里下毒吧，催眠师跟花洛克小姐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下毒

还是催眠都不可能让她凭空消失不见。”“你当然不明白，如果你明白就不用来找我了。”思考机器唐突地说，“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星期六晚上，”这个问题记者可以回答，所以他的口气略有缓和，“那是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按照原定计划，她这个星期应该到本市演出，他们剧团的演出服已经送到了本市，可是她却失踪了。”

“她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我问的是确切时间。”

“舞台监督的时刻表上标注的是，第三幕在晚上九点四十一分开始，他和花洛克小姐在开始前一分钟前还说过话，就是九点四十分。她应该在开幕后六分钟上场。因此……”“就在七分钟之内，一个大概重一百三十磅的女人，没有便装，就从更衣室中消失了。现在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五点十八分，我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应该能把这个罪案解开了吧。”“罪案？”哈契急切地说，“你认为这是桩罪案？”范杜森教授根本没留心听他的话，他站起来，双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地上，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六七趟。最后，他停下来瞪着记者。

“花洛克小姐的剧团应该已经到达本市了吧。”他说，“去调查每一位男团员，尤其要注意他们的眼睛。不管他们看起来如何单纯都要调查，每个人都不能忽视。还要找出那盒糖果的下落，可能的话，问问里面的糖果还剩多少。弄清楚了之后你尽快来此向我报告结果。花洛克小姐是否安全，可能就要看你能多快得到正确的消息了。”

哈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怎么……”他正要开口。

“不要说，赶快去！”思考机器打断了他的问话，“你回来时，我会叫好出租车在门口等你。我们要马上到斯普林菲尔德去。”

记者接到思考机器的命令，就立刻着手开始调查，虽然他完全不明白思考机器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尤其是研究别人的眼睛，不过他还是完全照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赶了回来，思考机器不由分说地把他塞进出租车里。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火车站，两人上了前往斯普林菲尔德的火车。一直等到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科学家才让几乎快憋不住的记者开口说话。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的结果呢？”思考机器问。

“我调查出了好几件事，”哈契说，“花洛克小姐剧团的男主角兰登·曼森，过去三年来一直都在追求花洛克小姐。他星期六傍晚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舒勒糖果店买了一盒糖果，带到了剧院。他起初不太愿意说，不过，我逼他说出来了。”

“啊！”思考机器叫出声，可是语气中却一点称赞的意味也没有，“糖果盒中的糖果少了几块？”

“少了三块，”哈契说，“花洛克小姐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中一个打开了的大皮箱里，糖果盒也在里面。我也劝舞台监督……”

“好了，好了。”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打断哈契的话，“兰登·曼森的眼睛看起来怎么样？是什么颜色？”

“蓝色，看起来坦白直率，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记者说。

“其他人的眼睛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研究他们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研究。所以我就把他们的照片带过来让你看，这样你可以自己研究。”

“好极了！好极了！”思考机器这次可是真的赞赏他了。他拿着照片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念着照片下的签名，然后拿出一张问哈契：“这个是男主角吗？”

“没错，就是他。”

范杜森教授再次默不做声地沉思起来。晚上九点二十分火车驶入斯普林菲尔德车站。哈契随着科学家走出车站，马上招来一辆出租车。

“舒勒糖果店，”科学家对司机说，“快点儿。”

出租车在夜路上飞驰，十分钟之后在一家灯火通明的糖果糕点店前停下了。思考机器率先下了出租车，走到了卖巧克力的柜台前。

“你是否见过这个人？”他拿出兰登·曼森的照片给柜台后的女孩看。

“噢，我记得他，”女孩回答，“他是个演员。”

“他星期六傍晚时有没有从这里买了一盒巧克力糖？”科学家再问。

“我记得的，有。当时他好像非常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要赶到剧院去演出。”“还有，这个人来过这里吗？”科学家取出另一张照片给女孩看。女孩接过照片看了好一会儿，“我不记得这个人曾来过。”女孩说。

于是思考机器转身就走，钻入最近的一座公共电话亭里。他在亭里停留了约五分钟，然后冲出糖果店，进入一辆出租车，哈契紧跟着也上了车。

“到市立医院。”他说。出租车再次疾驶而去。哈契吃惊得不知该说什么。看起来思考机器一定是循着什么线索在追踪，可是记者却是一头雾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市立医院，跟当天的住院医生卡尔顿大夫会面了。

“这里是否有位名叫格特鲁德·曼宁的病人？”科学家开口问。

“有，”住院医生回答，“星期六晚上住进来的，原因是……”

“我知道，是马钱子碱中毒。”科学家打断了医生的话，“她当时应该是昏倒在街上的吧？如果她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想问她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卡尔顿大夫同意了，于是将范杜森教授和他的忠实追随者哈契带到了花洛克小姐侍女的病房。

格特鲁德·曼宁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思考机器纤细的手指搭在侍女的手腕上试了试脉搏，然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曼宁小姐，你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吗？”他问。

“可以。”她细声地回答。

“你吃了几块糖果？”

“两块。”女孩说，她呆呆地望着思考机器的脸。

“当你离开剧院时，花洛克小姐吃了糖果吗？”

“没有。”

听完曼宁小姐的话，思考机器对卡尔顿大夫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就跑。冲下楼梯，他钻入了一辆出租车，哈契也紧跟在后面。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的舞台。记者一头雾水，他只知道

一件事，就是糖果盒中有三块糖果不见了，而侍女格特鲁德·曼宁只吃了两块。既然曼宁中毒了，那么如果花洛克小姐吃了第三块糖果，很可能也中毒了。可是中毒怎么会使她消失呢？实在是想不明白，于是记者摇了摇头。

很快，他们找到了舞台的守门人威廉·梅根。

“你能否告诉我，”思考机器开始问，“上周六傍晚，曼森先生有没有在你这里留下一盒糖果，说要送给花洛克小姐？”

“有。”梅根爽快地回答。他认为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很有意思，“当时花洛克小姐还没到，曼森先生几乎每天都会买一盒糖果送给她，通常都先送到这里，我那天把那盒糖果放在了架子上。”

“星期六傍晚，曼森先生是在剧团其他成员之前还是之后来到剧院的？”

“之前，”梅根回答，“他通常会早到一会儿，可能要先排练一下吧。”

“剧团的其他成员在演出开始前也会来这里吧？来看看自己有没有邮件。”科学家斜眼望着放东西的架子。

“几乎每个人都会来查看有没有邮件。”

听到梅根的话，思考机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聚在他额头的皱纹好像消失了。“现在，仔细听好，”他继续说，“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包裹或箱子从舞台送出去？”

“没有，”梅根肯定地说，“只是在半夜里将剧团的衣物箱送了出去，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没出去。”

“花洛克小姐的更衣室里有两个大皮箱，对吗？”

“不错，两个巨大的皮箱。”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我常帮他们搬进搬出。”梅根回答。

突然，思考机器转身往外冲，闯入一辆出租车，哈契先生也跟了过去。